◆新书赏析

故乡有一生牵挂的味道

——读刘诚龙散文集《将进食》

陈 璨

《将进食》(黄山书社2022年4月出版)是邵阳籍作家刘诚龙继《回家地图》《风吹来》之后聚焦故乡创作的又一部全新力作。本书由视觉抵达心灵,从饮食回归故乡,将来自故园的饮食记忆淬炼成一段段淳朴风趣,且充满温情的文字。作者打开牵动乡愁的味觉地图,带领我们一同回到他的童年,解读他成长中的每一份酸甜苦辣。全书39个故事,以食物为线索,以普通乡下人为故事的底色,讴歌了一群有情有义,不惧生活困顿,沿艰难而上的新时代乡村人。且让我们随着刘诚龙先生的《将进食》,从胃部回到故乡,回到亲人身旁吧。

刘诚龙在《叶叶是乡愁》中说:"日子是苦的,懂得经营的人,才能咂摸出其中的香甜。"阅读刘诚龙的文字时,我品出了苦味,这份苦,来自他所成长的年代,生活并不富庶,让他始终压抑对食物的渴望。尽管如此,因为有一个温暖的小家,有懂得分享的兄弟姐妹,有勤劳贤淑的母亲,有任劳任怨、持家爱家的父亲,日子苦中有甜。这群普通平凡的乡村人用勤劳的双手缝补苦楚,擘画幸福。

"我已出了乡村,喝的茶大都是香茶甜茶,有时也吃苦茶,但苦茶与老家的茶相比是一种很'富贵'的苦,那种粗糙的老叶子茶,只有姐妹们还在喝了。姐妹们的苦,还是那老叶子茶的苦吗?"有些苦,只存在于成长的某个特定时段,过了,便再也找寻不到。刘诚龙笔下的"苦"并非真的苦,这苦味中充实着丰富的记忆。走过那段岁月,喝上了香茶甜茶,却发现这曾渴望多时的味道,并不如那苦味更叫人回味。

刘诚龙笔下,父亲在菜园一隅种满鲜姜,勤耕细作,天尚没亮,捏一块姜,握一壶酒,姜酒风流中,笑对人生;老屋灶台,母亲撒一把米,煮擂米粑,一家七八口,一餐就风卷残云吃了干净。刘诚龙在还原故事时,目光定位于细节,极力保持人物的原始性与本真性,力图彰显一种朴实的美。活泼、幽默的语言贯穿始终,恰好表现出了湖南人特有的豪爽、率真与风趣。

对于"乡愁"的概念,历代文人墨客各有自己的情感寄托。在余光中的诗中,它是一枚小小的邮票,是一张窄窄的船票,是一方矮矮的坟墓,是一湾浅浅的海峡;诗人席慕蓉说,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,永不老去。而在刘诚龙的笔下,它是一片茶叶,沉浮于水中,沉潜于心底,上下悬浮,撩动乡愁。"乡愁"虽被文人大家以不同事物借喻,但其间渗透的情感是相似的,浓烈程度分毫无差。

我们依偎在故乡怀里,舔舐着故乡母亲的乳汁茁壮成长。当身体渐趋强壮,故乡以自己坚实的臂膀,撑起我们起跳的高度,送我们去了千万里之外的世界。从此,故乡成了我们牵肠挂肚的地方。

刘诚龙在《红鸡蛋》中说:"在外面奔波,尝过了许多炎凉世态,感受过许多是是非非,也体验过许多恩恩怨怨,回到乡村,才真切地觉得乡亲们有一颗至真至纯而透明澄澈的心。此次,我带妻儿回家,外面是呼呼的北风,风中夹雪,我烤着火,吃着杉妹子送来的红鸡蛋,身上与心里都热热乎乎。"

在刘诚龙的乡愁情绪里,解愁不难,只一颗红鸡蛋,便可消解思乡之苦。与其说刘诚龙在执笔写自己,不如说是在替背井离乡的人诉说心声。作家的神圣之处在于,他能以细微的知觉、敏锐的触角,察觉平静面容之下,潜藏在人们内心的情愁悲苦。这愁绪如一泓泉流,以温润的模样滑动到笔尖上,被铅墨排成一串串美好。乡愁,覆盖在故乡这宏大的背景之下,便带着美好与真切。故乡如一池清澈的泉水,喷涌着澄澈,净化出善良,让

那些原始的心带着至真至纯行走人世。

阅读《将进食》,父亲的身影时而出现。刘诚龙从记忆到文字,从情感的汇聚到舒张,父亲的形象在他心里是高大、伟岸、坚强、勇毅的,同时,又不乏率真与乐观。平常日子,父亲手执酒杯,行走在瓜果树下、道里田间,料理着花草,梳理着人生,任凭生活击打,他也无畏无惧。父亲与酒常伴,起初喝得不多,只一小口,脸色沉醉后,改抿为灌。回想当初,刘诚龙觉得,他对父亲行孝,唯有一事,便是当烧火小和尚,给父亲热酒。在热酒一事上,他还算尽心尽力,操起吹火筒,鼓起腮帮子死吹,吹得火熊熊旺起。

"不论是苦味还是甜味抑或是苦甜交加的味,能够勾起回忆的味道都是人生最深的滋味。"苦也罢,甜也罢,苦甜交加也好,冷暖人生的每一帧画面,都是人生中刻骨铭心的记忆。若要问一问这其中的真实滋味,唯有体悟过的人,方才明白。

读懂了人生,苦乐才会有所意义。

◆书与人

我与小人书

林日新

我未上学时,就喜欢翻小姑的教科书,看里面的图片。小姑见我爱看书,就偶尔从学校带回小人书,一边看一边说给我听。读小学时,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很少,回家后不到半个小时就做好了,其余时间就想找小人书看。

二伯在县城师范学校当老师,常从学校带图书给堂弟看,我便常蹭堂弟的书看。堂弟不肯借,说是他爸说"丢了,要赔的",不过允许我当着他的面看。只要可以看书就行!于是,我就悄无声息看着小人书陪他写作业。他有《红灯记》《智取威虎山》《沙家浜》等连环画,图很清晰,看起来很舒服。这几部电影我都看了两三遍了,内容早已记得清清楚楚了,看连环画就等于电影重现,因此,看得很快,不到两天,他的连环画全被我看完了。我问他家里还有吗?他说:"没有了。要想看小人书,到城里车站前的书摊上,一个书摊就有几百本小人书,一分钱看一本,可以让你看个饱。"听后,我向往至极。然而,我父母是农民,天天要挣工分,哪有时间带我进城呢?就算进城,他们又哪肯花钱让我看小人书呢?

一天,我拿一角钱到合作社买盐,发现货架上有几本小人书,就问售货员:"能给我看一下这本《羊城暗哨》吗?"售货员给我拿出来,顺手把我的一角钱接过去了。我忘形地翻阅起来。这是一部抓特务的电影,情节扑朔迷离,场面惊险刺激,动人心魄……看完后,我把书退给售货员。他说:"你已经交钱了,拿走吧!"这时我才记起自己是来买盐的。售货员一听:"你买盐怎么让我拿书?"我哭着说:"如果我不把盐买回去,爸妈会打我的。"售货员说:"你把书翻卷了,我咋卖得脱?"硬是不让我退书。

回家后,母亲知道了,很是生气,说:"你这个败家子,我要你买盐,你倒买了本书回来,书吃得了吗?马上给我退回去!"我哭着说:"退不脱。"母亲拉着我到合作社。售货员不肯收书,母亲就与她争吵起来。后来,合作社的主任来了,他了解原委之后,微笑着对我说:"小子,爱看书是好事,以后可不能白看书哟。"售货员这才极不情愿地收了书,称了盐。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再也不敢进合作社

去,生怕售货员指着我的鼻子说:"这个白看书的又来了。"

四年级时,一天,我向同桌借了本《草原小英雄》,他准许我看一个课间。一下课,我就专心致志地看起来,直到打了上课铃,我还在看。班长走来,一把将书抢走。情急之下,我本能地伸手把书抢回。"哗"的一声,书撕烂了。同桌要我赔书,因为他也是借别人的。可我哪有钱赔呢?向父母开口要——只会讨一顿骂,这肯定不行!放学回家的路上,我一直在琢磨如何向母亲开口讨钱。堂姐发现我垂头丧气,问道:"你怎么啦?"我把自己的苦衷告诉她。她说:"明天随我上山取菌子,五个菌子一分钱,我帮你卖。"我一听有门路弄钱了,立马来了劲。翌日,天刚蒙蒙亮,我就起来去后山取菌子——堂姐只要松树菌,其他的我留下。结果,我一连取了十天,才凑足了六十个松树菌,得一角二分钱,还给了同桌。

有了这次经历,我就私下攒钱,利用空闲时间捡桃核、摘蓖麻、摘茶叶、捉泥鳅……当我有一角钱后,便随堂姐到镇上去,到大合作社去买小人书。这一年,我共买了三本小人书。有了自己的小人书后,我不仅可以从容不迫地看,还可以用书换别人的书看。从此,我知道了《刘胡兰》面对敌人的铡刀,面不改色,视死如归;看到了《铁道游击队》里飞虎队员飞檐走壁的绝技,抗击日本鬼子的英勇;也见识了《火焰山》中孙悟空的七十二变,一个筋斗翻十万八千里……

小学毕业时,我已成拥有十二本小人书的"富翁"了。同伴们十分羡慕,经常缠着我讨书看。不过,那时我的阅读兴趣从小人书转移到阅读《西游记》《红岩》《林海雪原》等大部头的长篇小说了。这十二本小人书我全部送给了我的妹妹们,她们如获至宝。

(林日新,武冈市作协副主席)

六岭书林

◆《邵阳文库》介评

作家型学者 学者型作家(下)

——试论陈贻焮先生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

杜晓勤 陈瑜

20世纪50年代中期,人民文学出版社要陈贻焮先生编《王维诗选》。陈先生在接受任务之后,不满足于编写一般的诗歌选注,而是深入研究分析王维的生平、思想和艺术,先后写出了《论王维的诗》《王维生平事迹初探》等筚路蓝缕、见解深刻的论文。《王维诗选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9年7月出版,得到学界的充分肯定和热情赞誉。

20世纪70年代后期,陈先生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去,除了编定《孟浩然诗选》,整理出关于孟浩然生平的长篇考证文章《孟浩然诗选后记》,还发表了《李商隐恋爱事迹考辨》《从元白和韩孟两大诗派略论中晚唐诗歌的发展》等考论结合、精见迭出的宏文。

陈先生从年轻时就一直想写杜甫评传,到此时已经54岁了。经过长期的反复考虑,陈先生想到光阴荏苒,时不我待,若一再拖延,有负初衷,即"因顽慕勇",知难而进,终于在1979年3月,重鼓勇气,"发大誓愿",开始写起《杜甫评传》来。

这部著作原定字数30万字,结果陈先生越写越多,一直写到1984年,总共写了109万字。这五年间,陈先生昼思夜想,日积月累,劳动强度相当大。他每天放不下,脑筋始终松弛不下来。有朋友曾劝陈先生放慢点速度,别把身体搞坏了。陈先生说:"人过六十精力就要大减,一定要在六十岁前把这部书写完。"当然,陈先生所付出的巨大的心血和惊人的代价,也赢得了海内外学界对《杜甫评传》这部百万巨著的高度肯定和同声赞誉。学界普遍认为,它是20世纪杜甫研究领域最为详尽深细的集大成著作,"堪称是当代杜诗学中的一座丰碑"。这部著作的上卷于1986年获北京大学首届社会科学成果著作一等奖,又于1987年获北京首届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,1995年获首届全国高等院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。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用它作为杜甫研究专题课的主要参考书。

《杜甫评传》是陈先生几十年学问、识力的结晶,也是他学术生命臻于老成境界所焕发出的最耀眼的光芒,但并不是陈先生学术追求到此止步的界碑。他在《杜甫评传》脱稿后,立即投入到新的研究中去,陆续撰写了有关曹操诗、初盛唐诗人、盛唐绝句艺术等长篇论文。

陈先生还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学术生命延续到学生身上。他曾屡次对学生们说,应当成为国际学者,学术上要敢于攻坚,要为国际同行所承认,要为我们民族争气。到20年代中期,由于患上脑疾,陈先生渐渐不能写作,但他仍坚持带病全力培养学生。直到2000年11月,陈先生因脑瘤严重恶化,医治无效逝世。

陈先生屡次对学生强调,研究古代文学,最好学会写古典诗词,但是他自己却不是为研究而创作的。写作古典诗词,是陈先生在诗书家风熏染下自小即有的一种兴趣爱好,且一生不辍,至老弥笃。古典诗词创作是陈先生工作之余自遣自娱的一大乐事,更是他表现情性、发抒生命的"名山事业"。

陈先生对其诗词作品极为看重,他晚年将其一生诗作拣选四百余首,分为《初学集》《自吟集》《登攀集》《南行草》《留云集》等五部分,结集为《梅棣盦诗词集》,付梓传世。

可以说,陈先生终其一生都在不停地探求古典诗词创作艺术,是一位深得中国古典诗词艺术真谛的诗人。这一艺术真谛乃是"诗缘情"。著名的中国古典文学教授叶嘉莹称赞陈先生的诗作是"心如赤子笔凌云",洵为的评。我们认为,陈先生之所以能在中国当代诗坛上卓为大家、"独挺异姿",是和他锲而不舍的诗艺追求、"返求诸心"的诗学精神密不可分的。

陈先生在谈学诗门径时曾说:"由情感入,由性灵入,返求诸心,庶几近正。"陈先生之诗之所以古近兼取、驭正出奇,而能感人,正是因为他"妙于点化而复归于醇厚",以真性情出之。葛晓音先生说得好:"时势凶险,未尝有违心之行;命运多舛,亦未尝置一怨辞。此先生之性情所以真而能正者也。"她在论及陈先生之诗词在当代诗史上之独特地位时亦云:"数十年来,传统诗词既遭摒斥,而擅长旧体者,又多用于应酬应景,以其言语笔墨为人使令驱役,诗道之衰益甚焉!吾师虽能诗,终不随世人之影响而附会之。言必有感而发,辞必锻炼而出。故先生之诗能见真性情真面目也。"诚哉斯言!

所以,在学界师友和弟子、邻人心中,陈先生不只是一位研究、创作兼善的作家型学者,更是一位胸襟透脱、心如赤子的"性灵派"作家。